

## 双枪兵与双枪将

说历史的书在谈及军阀的时候,双枪兵和双枪将永远是个能逗起兴致的话题。所谓的双枪,就是一根步枪(或者别的什么枪)再加一根烟枪,意指那些抽大烟的军人们的“装备”。比较起来,按比率而言,在军阀的队伍里面,双枪将的比例要比双枪兵高,即使在那些士兵没有抽大烟习惯的军队里,军官也不乏瘾君子。生活稍微好一点,就要抽大烟,这是当时的风俗。北京的小富之家,每每鼓励孩子熏一口,说是可以让孩子踏实,不招事儿。那时,人们管鸦片叫芙蓉膏、福寿膏,可见其社会声誉并不像我们今天想像的那么差。同样,双枪兵的产生,也跟风俗有关。那个时候,西南和西北地区盛产烟土,统治的军阀,为了多收税,鼓励甚至强迫农民种罂粟,而农民为了提高商品率,也多半乐于种植。种得多了,又没有人禁,价钱也就降下来了,谁都抽得起,抽大烟就跟近日吸烟卷一样了。

那个时候,抽大烟实际上是种文化,跟我们的饮食一样,不仅有“食”的内容及形式的讲究,而且有器皿的追求(烟枪、烟具),还有吸食环境的建设。稍微讲究点的家庭,待客之具,少不了烟枪若干,烟枪的档次,代表着家庭的地位。达官贵人,吃花酒是交际,但真正谈事,必须趑进密室,伴着烟枪来。雏妓学生意,首先不是学唱,而是学如何烧烟,烧烟泡也是名妓色艺中“艺”的内容之一。那些将这毒物输入中国的老外,居然把小脚、辮子和烟枪

史海钩沉

张鸣著

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



从帝制崩溃到现代中国初立这一段,是中国历史上危机与生机并存的岁月。对这段历史进行反思和清理,是今日知识分子关注的课题之一。在书中,作者以其一贯的风趣,把晚清到民国有关的故事挨个儿道来:讲风流政客陈公博、警察头子赵秉钧,讲当年的有志青年在时局变幻中纷纷成了争权力抢地盘的军阀……

同列为中国人的象征,反复展出。可恨固然可恨,但扣去源头不论,其实倒也不算冤枉,世界上抽鸦片的人多了,为什么人家就没有发展出如此雅俗共赏的一套文化来?

军人也是人,逃不出食文化和烟文化的习染。漫说士兵,就是那些当日怀着满腔救国之志,留学日本回来的土官生,回国之后,过不了多久也开始喷云吐雾,士兵自然也就拿烟泡当干粮了。那个时候发军饷,经常是半

为大洋半为烟土。仗打败了,交枪可以,交烟枪不行。

按云南军阀龙云的公子(也是龙云的爱将)龙绳武的说法,抽大烟,对部队的战斗力其实影响不大。过足了瘾,打仗特别疯,如果战斗正在进行中,士兵也知道不打完抽不上烟,所以往往会拼命地打。另外一个好处就是,抽烟可以治病,西南地区,烟瘴之地,各种病特多,抽烟人在这方面感觉好得多。

龙公子是法国圣西尔军校的毕业生,可是在大烟问题上,却不按操典说话,其实抽烟对士兵的战斗力还是有影响的。虽然抽大烟跟吸食(注射)海洛因不一样,但也是吸毒,只不过对身体毒害的过程要慢一些。不错,一般的头痛脑热,瘾君子是不得的,在军队里有了病,同僚们首选的方法是劝你吸烟,不分官兵都是如此。但用鸦片来治病,在当时的条件下,治死的也很多,特别是当患痢疾的时候,用鸦片治,一治一个死。悬赏烟土五两,固然可以激励士兵冲锋,但定期的烟瘾发作,只要对方了解了行情,在瘾发或者过瘾的时候攻击,部队多半是要崩溃的。

所以,随着军阀混战的烈度增加,大家一致的看法还是不抽烟的好。在这个认识前提下,中国军队的双枪兵和双枪将们,总量一直在减少。抗战爆发以后,无论是川军还是滇军,将领们纷纷带头戒烟,要一雪内战之耻,所以,战绩相当不错。与此同时,中国的烟文化也开始衰败,公共场合,烟具逐渐销声匿迹,虽然抽大烟的人还有,但已经转入地下,不再是一种炫耀了。

## 武者

那是快要毕业的时候。我踏着大正滑行车,从学校前面的服部坂陡坡上一下子滑了下来,滑行车的前轮正撞到煤气管道的铁盖上,我翻了个跟头,跌了个倒栽葱。等我醒过来时,发觉自己躺在服部坂下边的派出所里。

当时,右膝关节严重跌伤,好长时间就跟个瘫子一样,不得不停学。我的膝盖痊愈之后,一天我和父亲到澡堂去洗澡,碰上一位须发皆白的老人,大概是父亲的朋友。彼此寒暄了一通,他问父亲:“令郎?”

父亲点点头。老人说:“实在不结实。我在这附近办了个道场,你让他去吧。”

后来我向父亲打听,原来此人是千叶周作的孙子。千叶周作是著名的剑客,幕府末年曾任玉池道场的主持,生前有许许多多的嘉行逸事。他的道场就在紧邻我家的一条街上,因为我耽于剑道,此后就进了他办的道场。但是,这位须发皆白的千叶周作的孙子,只是高踞于授业之师的位子上,从未离座指点过我。

教我们的是他的徒弟,那口令也只是“注意、注意、打你!注意、打你!”仿佛在教舞蹈一般,听着就让人感到没气魄。况且来学的大多是附近的孩子,到这儿来纯粹是为了玩乐。实在没什么意思。

偏巧,这位道场主人又被汽车撞了。那时汽车本来是罕见之物,可他却让这罕见之物撞伤,这简直就像宫本武藏(江户初期的著名剑客)挨了马踢一样可笑。因此,我对千叶周作这位孙子的尊敬立刻就烟消云散了。

人物传记

黑泽明著

南海出版公司出版



本书为黑泽明晚年回忆自己跌宕起伏一生的记述,从孩提时代一个孱弱的“夜哭郎”,到如何痴迷于绘画和电影,如何幸得启蒙而踏入电影界,最后如何执导《罗生门》等影片而成为世界级的导演……在征服一座座高山的生命征程中,大师将坎坷的足迹与不断进取、奋斗的伟大灵魂,娓娓道来。

大概是出于对他的不满吧,我决心进当时在剑道上风靡一时的高野佐三郎的道场。我只是听人说过,高野派的教学方法,其严厉是难以想象的。在学交叉砍对方脸部这一招数时,我朝对方的脸砍去,几乎与此同时,我被弹回来撞到墙上,眼前一阵发黑,两眼直冒金星。这一刹那,我对自己剑术水平的自信——确切地说是自豪——立刻化为乌有。人世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。人外有人,天外有天。自

## 和好的希望破灭

这时倒是又有几个邻居出现了,和原先站在外边的邻居站在了一起,他们开始劝烧饼,烧饼虽是个打烧饼的,又是那样一个人,但她在这一带人缘很好。邻居们都觉着,董老太太既然出现了,而且是她的生日,这是烧饼和董老师和好的最好时机,他们劝了劝烧饼,后来,那几个邻居从外边直进到屋里来,脸上都挂着笑,他们对董老师说董老师你不可能再这么下去了,全镇的人哪个不认识你董老师,你怎么也不能再让笑笑和烧饼在外边吃住了,好在这是夏天,要是冬天呢?你说,要是冬天呢?

“冬天就让她们远远地滚!”董老师猛然说了这么一句,他被自己的话吓了一跳。他本不愿说这样的话,但他听到自己的嘴又接着说了一句:“让她们远远地滚!”

“做人哪能这样。”不知是哪个邻居小声说了这么一句,然后,这几个邻居就都从屋里出去了,是整体撤退,是对董老师不满。怎么回事?他们都不明白怎么回事,就是因为那张化验单?不至于吧?因为不明白出了什么事,他们只好撤退出来。但他们又不便马上走开。

“你怎么放着好吃的不吃倒在这里吃方便面?”外边,一个邻居对烧饼说。

董老师在屋里想,谁在外边吃方便面,是烧饼还是笑笑? “好吃的留给他们吃吧。”烧饼的这句话讲得很平静,很悲伤,一下子让人有了距离感,很远很远,董老师不由地转过脸看了一下母亲和弟弟,母亲和弟弟正看着自己,董老师明白自己失去

家庭小说

王祥夫著

小说月报杂志友情推荐



董老师发现笑笑不是自己的孩子,就把老婆烧饼和笑笑从屋里赶出来。恰恰他的女人烧饼水性杨花,她带上女儿去找相好的男人,却没有一个收留她们。这时,笑笑不见了,后来被人发现的时候是在洗浴中心。十五岁的笑笑,已经是个不正常的孩子了……

了一个让烧饼和笑笑进家的最好的机会。

他这会儿忽然很埋怨自己的母亲和弟弟,还有弟媳妇,他们怎么不想办法让烧饼和笑笑进来?

“我就是不让她们进家!”董老师听到自己又在说话了,这连他自己都吃了一惊。

“笑笑是谁的,妈的!”董老师又听见自己在这样说,他忽然想打自己的嘴一下,狠狠打一下。

“那你说是谁的?阿大,你说。”母亲此刻忽然也说了

话,不是那种很生气的口气,倒像是在询问,这话和说话的口气真是顶顶不合时宜。

“谁的不是!”董老师用家乡话大吼了一声,这一吼是真的,他的气愤简直是对着四面八方。

这时外边倒有人笑了,笑得十分尖厉,是烧饼。“天下不用说你百家姓,姓董的也不止你一个男人!我的眼睛还没长在肚脐眼上!”烧饼在外边说,忽然用双手捂着眼睛大哭起来。

“都怨你!”烧饼忽然又不哭了,用手推了一下笑笑。

“对,狠狠推!她是谁的闺女!是我的?难道是我的?”董老师在屋里说,话一出口,他马上恨自己怎么又说错,真是臭嘴。

“是王八蛋的,王八蛋的!”烧饼尖叫起来,又推了一下笑笑,又推了一下。笑笑的脸色白得怕人,她靠墙站着,好像站不住了,好像要倒了。

“今天是我的生日,你们谁也别气我!”董老师的母亲这时在屋里说了话,说她吃完了,说她不想和任何人生气,所以她要走了。董老师的母亲是个急性子,说要走就马上要走。二董只好叫出租的朋友打了电话,出租车很快就到了,董老师的弟弟一家自然没有留下来的道理,他们一上车,董老师也跟着上了车。

董老师这天晚上从外边回来,被眼前的情景吓了一跳,烧饼临时搭的棚子给拆得乱七八糟,里边有一些东西好像是不见了,他仔细看了看,那半张床,那洗脸盆,那梳妆台都还在,只是烧饼和笑笑的替换衣服不见了,董老师站在那些有些发臭。家门还那样大敞着,走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现在还是什么样子。

## 那个戒指很危险

这是个日间营业的家庭式餐馆,吃完第二道菜,阿纳伍开始讲话:“我是个无可救药的痴僧侣了,但我很清楚为什么博纳普拉塔会自杀。”

我看着他,这是吃饭到现在他所说的唯一两句话。

“那个希望我继承这枚戒指的人也是自杀身亡,那是在恩里克之前很久的事了。他将戒指信任地交给了我,而我就开始看到那些幻觉景象了。您不是也感受到了那种痛苦?”

“它是谁?”我很惊奇。

“谁?”他睁大眼睛看着我,“僧侣的灵魂啊,就在这枚戒指里面。每出现一次幻觉,它们就往你心里更加深入一次。有一天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,在那之前我曾有过很多次阿纳伍僧侣的幻觉,但就是那一天,他那个痛苦的灵魂主宰了我的精神,从那个时候起,我就变成了阿纳伍。”

“小姐,要注意啊,那个戒指很危险。最后我终于找到了圣殿骑士兵团,认识了博纳普拉塔统帅,当我将这枚戒指交给他的时候,我觉得自己彻底解脱了……”

“那些版画呢?”“那些版画本来是跟戒指,口头相传的故事一起,几百年来由僧侣们传下来的,但它们在1845年博布勒修道院反僧侣的侵扰活动中遭到大火和洗劫之后,被人偷走了。也许将它们偷走的人,应该很了解这段历史。”

“那您为什么一直跟踪我呢?”“阿丽西娅统帅命令我这么做的。当我知道您是戒指的主人后,就一直监视您,保护您的安全。就像您遭遇袭击的那次。”

下午回去之后,我又开始收拾行李。当奥里奥敲门进来

悬疑小说

乔治莫里斯著

辽宁教育出版社友情推荐



克里斯蒂娜是个律师。27岁生日的那一天,她收到了两枚戒指。一枚是她那个有钱的做证交所代理的男朋友送给她的订婚钻戒,另外一枚是有人通过匿名信寄给她的,那是一枚神奇而古老的红宝石戒指。令她难以预料的是,那枚红宝石戒指把她卷入了一场危机四伏的离奇冒险之中……

的时候,我的床上摊着一堆衣服,两个还没关上的箱子懒懒地躺在地上,还有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散落在房间的各处。

“我母亲跟我说你要走了。”他说。

“是的,冒险结束,我该回去了。我把你父亲的那枚戒指放在床头柜上了,它让我觉得害怕。”

“我把你的版画买下。”

“那幅画不卖,因为那是一个我非常爱的人送我的礼物。如果你真的那么想要的话,我把

己不免是井底之蛙,总是管中窥豹。我嘲笑被汽车撞伤的剑客,可是自己却被撞墙上。由此我深深感到,自己是多么浅薄和无知。

以少年剑士自诩的神气立刻瓦解了,再也不曾恢复。而且,小学毕业在即,我的自高自大遇到的打击,也不仅仅是剑道一项:我报考一心向往的东京府立第四中学,却名落孙山。

这事和哥哥未考上府立第一中学的情况不同,我没考上是无话可说的。尽管我在黑田小学名列前茅,但那不过是井中之蛙。我对国语、历史、作文、图画、习字等喜欢的课特别注意,在这方面我决不落后人之后,但理科我就不喜欢,只是为了保持名列前茅的成绩才一直勉为其难地学。其结果自然是可想而知了。在府立四中的考题之中,算术与理科题我是一筹莫展。

我这些长处与短处,直到今天依然如故。无论从哪方面说,我都是属于文科系统的学生。

请看,我连阿拉伯数字写得都不合规格,仿佛是异形字母;我不会开汽车,连操作普通的照相机,给打火机上油也不会。我儿子说,我挂电话的神态,简直就像个黑猩猩。

对一个人,如果老是说他笨哪,笨哪,他就越发失掉自信,越来越笨;如果是巧啊,巧啊地称赞他,他就会越来越有自信,越来越巧。

人的长处与短处,一方面是先天的,但来自后天的影响也不小。我在这里想说的只是,从这时起,我或多或少地看出了自己应该前进的方向,就是走文学的道路,或者走美术的道路。不过,这两条道路的分叉点,对我来说还遥远得很。

它送给你。”

“我不能接受如此珍贵的礼物,如果你不希望将这幅版画卖掉,那么你将成为我的合伙人,这样你就必须再留下来几天。”

“关于什么的合伙人?”“寻找圣殿骑士宝藏的合伙人。”

我怀疑是不是听错了,他在跟我开玩笑。但是他拉着我的手,将我带到他的房间。他的斗橱上靠墙立着那三幅版画。

“你看看它们。”奥里奥开始讲述,“今天我检查了一下圣人脚下的那些文字,皇冠下面的文字,还有图画上用于覆盖这些文字的特殊材料,我发现这些东西在中世纪时根本就没有,那都是后人加上去的。就是说所谓隐藏的文字都是很近的年代弄上去的,肯定是我父亲画上去的。但是圣母亲手上的戒指倒的确是中世纪的。我跟你说过吧,这在基督徒看来是不太好的。”

“那也就是说这些版画是货真价实属于那些圣殿骑士。”我说,“那我们接下来怎么进展呢?”

“好吧,除了我们之前所注意到的东西之外,我对写在圣母脚下的 Mater 这个字感到奇怪……这是拉丁文,意思就是母亲。这也太画蛇添足了,所有人都知道圣母玛利亚是耶稣的母亲,为什么对于这么一个明显的事实,画家还要添上几个多余的字呢?根本没必要作解释。”

“那你的结论是什么呢?”

“这个词在这里不是上帝母亲的意思。如果不是圣婴的母亲,那么就是……圣母的母亲是……”

“圣安娜。”我们两个人惊喜地看着对方。我欢呼道:“圣安娜教堂。”